元史/卷1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十八 ◄

元史卷一百四十九
列傳第三十六

► 卷一百五十

耶律留哥　劉伯林　郭寶玉　石天應　移剌捏兒　耶律禿花　王珣

耶律留哥

耶律留哥，契丹人，仕金為北邊千戶。太祖起兵朔方，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，下令遼民一戶，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。留哥不自安。歲壬申，遁至隆安、韓州，糾壯士剽掠其地。州發卒追捕，留哥皆擊走之。因與耶的合勢募兵，數月眾至十餘萬，推留哥為都元帥，耶的副之，營帳百里，威震遼東。

太祖命按陳那衍、渾都古行軍至遼，遇之，問所從來，留哥對曰：「我契丹軍也，往附大國，道阻馬疲，故逗遛於此。」按陳曰：「我奉旨討女真，適與爾會，庸非天乎！然爾欲效順，何以為信？」留哥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，刑白馬、白牛，登高北望，折矢以盟。按陳曰：「吾還奏，當以征遼之責屬爾。」

金人遣胡沙帥軍六十萬，號百萬，來攻留哥，聲言有得留哥骨一兩者，賞金一兩，肉一兩者，賞銀亦如之，仍世襲千戶。留哥度不能敵，亟馳表聞。帝命按陳、孛都歡、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留哥，與金兵對陣于迪吉腦兒。留哥以姪安奴為先鋒，橫衝胡沙軍，大敗之，以所俘輜重獻。帝召按陳還，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。

眾以遼東未定，癸酉三月，推留哥為王，立妻姚里氏為妃，以其屬耶厮不為郡王，坡沙、

僧家奴、耶的、李家奴等為丞相、元帥、尚書，統古與、著撥行元帥府事，國號遼。甲戌，金遣使青狗誘以重祿使降，不從。青狗度其勢不可，反臣之。金主怒，復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。留哥逆戰于歸仁縣北河上，金兵大潰，萬奴收散卒奔東京。安東同知阿憐懼，遣使求附。於是盡有遼東州郡，遂都咸平，號為中京。金左副元帥移剌都，以兵十萬攻留哥，拒戰，敗之。

乙亥，留哥破東京，可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僊娥，留哥不直之，有隙。既而耶厮不等勸留哥稱帝，留哥曰：「向者吾與按陳那衍盟，願附大蒙古國，削平疆宇。倘食其言而自為東帝，是逆天也，逆天者必有大咎。」眾請愈力，不獲已，稱疾不出。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、金銀牌五百，至按坦孛都罕入覲。

帝曰：「漢人先納款者，先引見。」太傅阿海奏曰：「劉伯林納款最先。」帝曰：「伯林雖先，然迫於重圍而來，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，其先留哥。」既見，帝大悅，謂左右曰：「凡留哥所獻，白之於天，乃可受。」遂以白氈陳於前，七日而後納諸庫。因問舊何官，對曰：「遼王。」帝命賜金虎符，仍遼王。又問戶籍幾何，對曰：「六十餘萬。」帝曰：「可發三千人為質，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，汝亦遣人偕往。」留哥遣大夫乞奴、安撫禿哥與俱，且命詰可特哥曰：「爾妻萬奴之妻，悖法尤甚。其拘縶以來。」可特哥懼，與耶厮不等紿其眾曰：「留哥已死。」遂以其眾叛，殺所遣三百人，惟三人逃歸。事聞，帝諭留哥曰：「爾毋以失眾為憂，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。草青馬肥，資爾甲兵，往取家孥。」

丙子，乞奴、金山、青狗、統古與等推耶厮不僭帝號於澄州，國號遼，改元天威，以留哥兄獨剌為平章，置百官。方閱月，其元帥青狗叛歸于金，耶厮不為其下所殺，推其丞相乞奴監國，與其行元帥鴉兒，分兵民為左右翼，屯開、保州關。金蓋州守將眾家奴引兵攻敗之。留哥引蒙古軍數千適至，得兄獨剌并妻姚里氏，戶二千。鴉兒引敗軍東走，留哥追擊之，還度遼河，招撫懿州、廣寧，徙居臨潢府。乞奴走高麗，為金山所殺，金山又自稱國王，改元天德。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，喊舍又殺之，亦自立。

戊寅，留哥引蒙古、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胡土兵十萬，圍喊舍。高麗助兵四十萬，克之，喊舍自經死。徙其民於西樓。自乙亥歲留哥北覲，遼東反覆，耶厮不僭號七十餘日，金山二年，統古與、喊舍亦近二年，至己卯春，留哥復定之。

庚辰，留哥卒，年五十六。妻姚里氏入奏，會帝征西域，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，

權領其眾者七年。丙戌，帝還，姚里氏攜次子善哥、鐵哥、永安及從子塔塔兒，孫收國奴，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。帝曰：「健鷹飛不到之地，爾婦人乃能來耶！」賜之酒，慰勞甚至。姚里氏奏曰：「留哥既沒，官民乏主，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，願以次子善哥代之，使歸襲爵。」帝曰：「薛闍（舍）〔今〕為蒙古人矣，[1]其從朕之征西域也，回回圍太子於合迷城，薛闍引千軍救出之，身中槊；又於蒲華、尋思干城與回回格戰，傷於流矢。以是積功為拔都魯，不可遣，當令善哥襲其父爵。」姚里氏拜且泣曰：「薛闍者，留哥前妻所出，嫡子也，宜立。善哥者，婢子所出，若立之，是私己而蔑天倫，婢子竊以為不可。」帝嘆其賢，給驛騎四十，從征河西，賜河西俘人九口、馬九匹、白金九錠，幣器皆以九計，許以薛闍襲爵，而留善哥、塔塔兒、收國奴於朝，惟遣其季子（示）〔永〕安從姚里氏東歸。[2]

丁亥，帝召薛闍謂曰：「昔女真猖獗，爾父起兵，自遼東會朕師，又能割愛，以爾事朕，其情貞慤可尚。繼而奸人耶厮不等叛，人民離散。欲食爾父子之肉者，今豈無人乎！朕以兄弟視爾父，則爾猶吾子，爾父亡矣，爾其與吾弟孛魯古台並轄軍馬，為第三千戶。」薛闍受命。己丑，從太宗南征，有功，賜馬四百、牛六百、羊二百。庚寅，帝命與撒兒台東征，收其父遺民，移鎮廣寧府，行廣寧路都元帥府事。自庚寅至丁酉，連征高麗、東夏萬奴國，復戶六千有奇。戊戌，薛闍卒，年四十六。

子收國奴襲爵，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戶府事，易名石剌，征高麗，有功。辛亥，睿宗以石剌為國宣力者三代，[3]命益金更造所佩虎符賜之，佐諸王也苦及扎剌台控制高麗。己未卒，年四十五。

長子古乃嗣。中統元年，征河西；三年，征李璮，破嶧山：以功皆受賞。至元六年，朝廷併廣寧于東京，去職，是歲卒，年三十六。子忒哥。

薛闍弟善哥，賜名蒙古歹，命從親王口溫不花。己丑，從攻破天城堡、鳳翔府，以功襲充拔都魯。壬辰，引兵三千渡河，會大軍平金。後伐宋，拔光州、棗陽，由千戶遷廣寧尹。至元元年卒，年五十二。子天祐，襲廣寧千戶，改廣寧縣尹。

劉伯林〈〔黑馬　元振　元禮〕〉[4]

劉伯林，濟南人。好任俠，善騎射，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。壬申歲，太祖圍威寧，伯林知不能敵，乃縋城詣軍門請降。太祖許之，遣禿魯花等與偕入城，遂以城降。帝問伯林，

在金國為何官，對曰：「都提控。」即以元職授之，命選士卒為一軍，與太傅耶律禿懷同征討，招降山後諸州。

太祖北還，留伯林屯天成，遏金兵，前後數十戰。進攻西京，錄功，賜金虎符，以本職充西京留守，兼兵馬副元帥。癸酉，從征山東，攻梁門、遂城，下之。乙亥，同國王木華黎攻破燕京。丁丑，復從大軍攻下山東諸州。木華黎上其功，賜名馬二十匹、錦衣一襲。戊寅，同攻下太原、平陽。己卯，破潞、絳及火山、聞喜諸州縣。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，伯林以北地喪亂，人艱於食，力爭而止之。部曲所獲俘虜萬計，悉縱之。

在威寧十餘年，務農積穀，與民休息，鄰境凋瘵，而威寧獨為樂土。嘗曰：「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，吾之所活，何啻萬餘人，子孫必有興者乎！」辛巳，以疾卒，年七十二。累贈太師，封秦國公，謚忠順。子黑馬。

黑馬名嶷，字孟方，始生時，家有白馬產黑駒，故以為小字，後遂以小字行。驍勇有志略，年幾弱冠，隨父征伐，大小數百戰，出入行陣，略無懼色。嘗獨行，遇金兵圍本部十三人，即奮劍入圍，手殺金兵數人，十三人皆得脫。歲壬午，襲父職，為萬戶，佩虎符，兼都元帥。

癸未，從國王木華黎攻鳳翔，不克，回屯絳州。又從孛羅攻西夏唐兀。甲申，從按真那延攻破東平、大名。乙酉，金降將武僊據真定以叛，從孛羅討之，破真定，武僊遁去。金將忽察虎以兵四十萬復取山後諸州，黑馬逆戰隘胡嶺，大破之，斬忽察虎。

歲己丑，太宗即位，始立三萬戶，以黑馬為首，重喜、史天澤次之，授金虎符，充管把平陽、宣德等路管軍萬戶，仍僉太傅府事，總管漢軍。從征回回、河西諸國，及破鳳翔、西（河）〔和〕、沔州諸城堡。[5]庚寅，睿宗入自大散關，假道於宋以伐金，命黑馬先由興元、金、房東下。至三峯山，遇金大將合達，與戰，大破之，虜合達，斬首數萬級，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鈞州，賜西錦、良馬、貂鼠衣，以旌其功。會增立七萬戶，仍以黑馬為首，重喜、史天澤、嚴實等次之。

癸巳，從破南京，賜綉衣、玉帶。甲午，從破蔡州，滅金。乙未，同都元帥答海紺卜征西川。辛丑，改授都總管萬戶，統西京、河東、陝西諸軍萬戶，夾谷忙古歹、田雄等並聽節制。入覲，帝慰勞之，賜銀鼠皮三百為直孫衣。尋命巡撫天下，察民利病。應州郭志全反，脅從詿誤者五百餘人，有司議盡戮之，黑馬止誅其為首者數人，餘悉從輕典。

癸丑，從憲宗至六盤山。商州與宋接境，數為所侵，命黑馬守之，宋人斂兵不敢犯。丁巳，入覲，請立成都以圖全蜀，帝從之。成都既立，就命管領新舊軍民小大諸務，賜號也可禿立。

中統元年，廉希憲、商挺宣撫川、陝，時密力火者握重兵，居成都，希憲與挺慮其為變，以黑馬有膽智，使乘驛矯詔竟誅之。其子訴于朝，世祖諭之曰：「茲朕命也，其勿復言。」三年，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。瀘州被圍，黑馬已屬疾，猶親督轉輸不輟，左右諫其少休，黑馬曰：「國事方急，以此死，無憾。」遂卒，年六十三。累贈太傅，封秦國公，謚忠惠。子十二人，元振、元禮顯。

元振字仲舉，黑馬長子也。隨父入蜀，立成都。會商、鄧間有警，命黑馬往鎮商、鄧，以元振攝萬戶，時年方二十。[6]既蒞事，號令嚴明，賞罰不妄，麾下宿將皆敬服之。憲宗伐宋，駐驛釣魚山，以元振與紐鄰為先鋒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即位，廉希憲、商挺奏以為成都經略使總管萬戶。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款求降，黑馬遣元振往受之。諸將皆曰：「劉整無故而降，不可信也。」元振曰：「宋權臣當國，賞罰無章，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，是以將士離心；且整本非南人，而居瀘南重地，事勢與李全何異，整此舉無可疑者。」遂行。黑馬戒之曰：「劉整，宋之名將，瀘乃蜀之衝要，今整遽以瀘降，情偽不可知，汝無為一身慮，事成則為國家之利，不成則當效死，乃其分也。」元振至瀘，整開門出迎，元振棄眾而先下馬，與整相見，示以不疑。明日，請入城，元振釋戎服，從數騎，與整聯轡而入，飲燕至醉，整心服焉。獻金六千兩、男女五百人，元振以金分賜將士，而歸還其男女。

宋瀘州主帥俞興，率兵圍瀘州，晝夜急攻，自正月至五月，城幾陷，左右勸元振曰：「事勢如此，宜思變通，整本非吾人，與俱死，無益也。」元振曰：「人以誠歸我，既受其降，豈可以急而（乘）〔棄〕之。[7]且瀘之得失，關國家利害，吾有死而已。」食將盡，殺所乘馬犒將士，募善游者齎蠟書至成都求援，又權造金銀牌，分賞有功。未幾，援兵至，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兵，大敗之，斬其都統一人，興退走。捷聞，且自陳擅造金銀牌罪，帝嘉其通於權變，賜錦衣一襲、白金五百兩。入朝，又賜黃金五十兩、弓矢、鞍轡。

黑馬卒，元振居喪，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。至元七年，時議以勳舊之家事權太重，宜稍

裁抑，遂降為成都副萬戶。十一年，命兼潼川路副招討使。十二年卒，年五十一。

子緯，數從父行軍。元振卒，緯襲職，佩虎符，為萬戶。守潼川，創立遂寧諸處山寨。從圍釣魚山，數戰有功。攻合州，授潼川路副招討，遷副都元帥，復授管軍萬戶，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。入朝，進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，卒。

元禮，黑馬第五子也。性沉厚有謀，常從父在軍中。歲甲寅，授金符，為京兆路奧魯萬戶。中統四年，遷興元、成都等路兵馬左副元帥。

至元元年，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。二年九月，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犯潼川，元禮所領纔數千，眾寡不敵，諸將登城望貴軍，有懼色。元禮曰：「料敵制勝，在智不在力。」乃出戰，屢破之，復大戰蓬溪，自寅至未，勝負不決，激厲將士曰：「此去城百里，為敵所乘，則城不可得入，潼川非國家有矣。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，時不可失也。」即持長刀，大呼突入陣，所向披靡，將士咸奮，無一不當百，大敗貴兵，斬首萬餘級，生擒千餘人。捷奏，賜錦衣二襲、白金三錠、名馬一匹、金鞍轡、弓矢，召入朝，命復還潼川，立蓬溪寨。

元禮又奏：「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，其間舊有眉州城，可修復之，屯兵以扼嘉定往來之路。」世祖從之。四年，命平章趙寶臣往視可否，或以為眉州荒廢已久，立之無關利害，徒費財力，元禮力爭之，寶臣是其言，遂興役，七日而畢，宋人駭其速。元禮鎮守眉州五年，召入朝，乞解官養母，從之。九年，起授懷遠大將軍、延安路總管，卒。

郭寶玉〈〔德海　侃〕〉[8]

郭寶玉字玉臣，華州鄭縣人，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。通天文、兵法，善騎射。金末，封汾陽郡公，兼猛安，引軍屯定州。歲庚午，童謠曰：「搖搖罟罟，至河南，拜閼氏。」既而太白經天，寶玉嘆曰：「北軍南，汴梁即降，天改姓矣。」金人以獨吉思忠、僕散揆行中書省，領兵築烏沙堡，會太師木華黎軍忽至，敗其兵三十餘萬，思忠等走，寶玉舉軍降。

木華黎引見太祖，問取中原之策，寶玉對曰：「中原勢大，不可忽也。西南諸蕃勇悍可用，宜先取之，藉以圖金，必得志焉。」又言：「建國之初，宜頒新令。」帝從之。於是頒條畫五章，如出軍不得妄殺；刑獄惟重罪處死，其餘雜犯量情笞決；軍戶，蒙古、

色目人每丁起一軍，漢人有田四頃、人三丁者簽一軍；年十五以上成丁，六十破老，站戶與軍戶同；民匠限地一頃；僧道無益於國、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：皆寶玉所陳也。

帝將伐西蕃，患其城多依山險，問寶玉攻取之策，對曰：「使其城在天上，則不可取，如不在天上，至則取矣。」帝壯之，授抄馬都鎮撫。癸酉，從木華黎取永清，破高州，降北京、龍山，復帥抄馬從錦州出燕南，破太原、平陽諸州縣。

甲戌，從帝討契丹遺族，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，破其兵三十餘萬。寶玉胸中流矢，帝命剖牛腹置其中，少頃，乃蘇。尋復戰，收別失八里、別失蘭等城。次忽章河，西人列兩陣迎拒，戰方酣，寶玉望其眾，疾呼曰：「西陣走矣！」其兵果走，追殺幾盡。進兵下撏思干城。次暗木河，敵築十餘壘，陳船河中，俄風濤暴起，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，一時延燒，乘勝直前，破護岸兵五萬，斬大將佐里，遂屠諸壘，收馬里四城。

辛巳，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，引兵據撏思干，聞帝將至，棄城南走，入鐵門，屯大雪山，寶玉追之，遂奔印度。帝駐大雪山前，時谷中雪深二丈，寶玉請封山川神。壬午三月，封崑崙山為玄極王，大鹽池為惠濟王。從柘柏、速不台二先鋒收契丹、渤海等諸國，[9]有功，累遷斷事官，卒于賀蘭山。子德海、德山。德山以萬戶破陝州，攻潼關，卒。

德海字大洋，資貌奇偉，亦通天文、兵法。金末，為謀克，擊宋將彭義斌於山東，敗之。知父寶玉北降，遁入太行山，大軍至，乃出降，為抄馬彈壓。

從先鋒柘柏西征，渡乞則里八海，[10]攻鐵山，衣幟與敵軍不相辨，乃焚蒿為號，煙焰漫野，敵軍動，乘之，斬首三萬級。踰雪嶺西北萬里，進軍次答里國，悉平之。乙酉，還至崢山，吐蕃帥尼倫、回紇帥阿必丁反，復破斬之。

戊子春，從元帥闊闊出游騎入關中，金人閉關拒守，德海引驍騎五百，斬關入，殺守者三百人，直擣（凌風）〔風陵〕渡寨，[11]後兵不至，引還。己丑秋，破南山八十三寨，陝西平。德海導大將魁欲那拔都，假道漢中，歷荊、襄而東，與金將武僊軍十萬遇於白河，德海提孤軍轉戰，僊敗走，斬首二萬餘級，復破金移剌粘哥軍于鄧。冬十一月，至鈞州。辛卯春正月，睿宗軍由洛陽來會于三峯山，金人溝地立軍圍之。睿宗令軍中祈雪，又燒羊胛骨，卜得吉兆，夜大雪，深三尺，溝中軍僵立，刀槊凍不能舉。我軍衝圍而出，金人死者三十餘萬，其帥完顏哈達、移剌蒲兀走匿浮圖上，德海命掘浮圖基，出其柱而

焚之，完顏斜烈單騎遁還洛陽。又破金將合喜兵於中牟，完顏斜烈復帥軍十萬來拒，戰于鄭，先登破之，殺其都尉左崇。以功遷右監軍。壬辰正月，破金師於黃龍岡。癸巳，取申、唐二州。甲午，河南復叛，德海往討之，砲傷其足，以疾歸，卒。

先是，太宗詔大臣忽都虎等試天下僧尼道士，選精通經文者千人，有能工藝者，則命小通事合住等領之，餘皆為民。又詔天下置學廩，育人材，立科目，選之入仕，皆從德海之請也。子侃。

侃字仲和，幼為丞相史天澤所器重，留于家而教養之。弱冠為百戶，鷙勇有謀略。壬辰，金將伯撒復取衞州，侃拒之，破其兵四萬於新衞州。遂渡河，襲金主，至歸德，敗其兵於閼伯臺，即從速不台攻汴西門，金元帥崔立降。以功授總把。從天澤屯太康，復以下德安功為千戶。

壬子，送兵仗至和林，改抄馬那顏。從宗王旭烈兀西征。癸丑，至木乃兮。其國塹道，置毒水中，侃破其兵五萬，下一百二十八城，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。算灘，華言王也。

丙辰，至乞都卜。其城在（檐）〔擔〕寒山上，[12]懸梯上下，守以精兵悍卒，乃築夾城圍之，莫能克。侃架砲攻之，守將（卜）〔火〕者納失兒開門降。[13]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。其父阿力據西城，侃攻破之，走據東城，復攻破殺之。丁巳正月，至兀里兒城，伏兵，下令聞鉦聲則起。敵兵果來，伏發，盡殺之，海牙算灘降。又西至阿剌汀，破其游兵三萬，禡拶答而算攤降。至乞石迷部，忽里算灘降。西戎大國也，[14]地方八千里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，勝兵數（千）〔十〕萬。[15]侃兵至，破其兵七萬，屠西城。又破其東城，東城殿宇，皆搆以沉檀木，舉火焚之，香聞百里，得七十二弦琵琶、五尺珊瑚燈檠。兩城間有大河，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遁。城破，合里法算灘登舟，覩河有浮梁扼之，乃自縛詣軍門降。其將紂答兒遁去，侃追之，至暮，諸軍欲頓舍，侃不聽，又行十餘里，乃止。夜暴雨，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。明日，獲紂答兒，斬之，拔三百餘城。

又西行三千里，至（大）〔天〕房，[16]其將住石致書請降，左右以住石之請為信然，易之不為備，侃曰：「欺敵者亡，軍機多詐，若中彼計，恥莫大焉。」乃嚴備以待。住石果來邀我師，侃與戰，大敗之，巴兒算灘降，下其城一百八十五。又西行四十里，至密昔兒。[17]會日暮，已休，復驅兵起，留數病卒，西行十餘里頓軍，下令軍中，銜枚

轉箭。敵不知也，潛兵夜來襲，殺病卒，可乃算灘大驚曰：「東天將軍，神人也。」遂降。

戊午，旭烈兀命侃西渡海，收富浪。侃喻以禍福，兀都算灘曰：「吾昨所夢神人，乃將軍也。」即來降。師還，西南至石羅子，敵人來拒，侃直出掠陣，一鼓敗之，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。至賓鐵，侃以奇兵奄擊，大敗之，加葉算灘降。己未，破兀林游兵四萬，阿必丁算灘大懼，來降，得城一百二十。西南至乞里彎，忽都馬丁算灘來降。西域平。侃以捷告至釣魚山，會憲宗崩，乃還鄧，開屯田，立保障。

世祖即位，侃上疏陳建國號、築都城、立省臺、興學校等二十五事，及平宋之策，其略曰：「宋據東南，以吳越為家，其要地，則荊襄而已。今日之計，當先取襄陽，既克襄陽，彼揚、廬諸城，彈丸地耳，置之勿顧，而直趨臨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江淮、巴蜀不攻自平。」後皆如其策。

中統二年，擢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。（二）〔三〕年二月，[18]益都李璮及徐州總管李杲哥俱反，宋夏貴復來犯邊。史天澤薦侃，召入見，世祖問計所出，曰：「羣盜竊發，猶柙中虎。內無資糧，外無救援，築城環之，坐待其困，計日可擒也。」帝然之，賜尚衣弓矢。馳至徐，斬杲哥。夏貴焚廬舍，徙軍民南去，侃追貴，過宿遷縣，奪軍民萬餘人而還。賜金符，為徐、邳二州總管。杲哥之弟驢馬，復與夏貴以兵三萬來擾邊境，侃出戰，斬首千餘級，奪戰艦二百。

至元二年，有言當解史天澤兵權者，天澤遂遷他官，侃亦調同知滕州。三年，侃上言：「宋人羈留我使，宜興師問罪。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，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，計一屯所出，足供軍旅一日之需。」四年，徙高唐令，兼治夏津、武城等五縣。五年，邑人吳乞兒、濟南道士胡王反，討平之。七年，改白馬令，僧臧羅漢與彰德趙當驢反，又平之。帝以侃習於軍務，擢為萬戶，從軍下襄陽，由陽羅上流渡江。江南平，遷知寧海州，居一年，卒。

侃行軍有紀律，野爨露宿，雖風雨不入民舍，所至興學課農，吏民畏服。子秉仁、秉義。

石天應

石天應字瑞之，興中永德人。善騎射，豪爽不羈，頗知讀書，鄉里人多歸之。太祖時，

太師、國王木華黎南下，天應率眾迎謁軍門。木華黎即承制授興中府尹、兵馬都提控，俾從南征。天應造戰攻之具，臨機應變，捷出如神，以功拜龍虎衞上將軍、元帥右監軍，戍燕。天應旌旗色用黑，人目之曰黑軍。屢從木華黎，大小二百餘戰，常以身先士卒，累功遷右副元帥。

辛巳秋八月，從木華黎征陜右，假道西夏，自東勝濟河，南攻葭州拔之。天應因說太師曰：「西戎雖降，實未可信。此州當金、夏之衝，居人健勇，倉庫豐實，加以長河為限，脫為敵軍所梗，緩急非便，宜命將守之，多造舟楫，以備不虞，此萬世計也。」木華黎然之，表授金紫光祿大夫、陜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，以勁兵五千，留守葭蘆。遂造舟楫，建浮橋，諸將多言水漲波惡，恐勞費無功，天應下令曰：「有沮吾事者，斷其舌！」橋成，諸將悅服。先時，葭守王公佐收合餘燼，攻函谷關，將圖復故地，及見橋成，遂潰去。於是分兵四出，悉定葭、綏之地。

一日，謁木華黎於汾水東，木華黎諭以進取之策。天應還鎮，召將佐謂曰：「吾累卿等留屯於此，今聞河〔中〕東西皆平川廣野，[19]可以駐軍，規取關陜，諸君以為如何？」或諫曰：「河中雖用武之地，南有潼關，西有京兆，皆金軍所屯；且民新附，其心未一，守之恐貽噬臍之悔。」天應曰：「葭州正通鄜、延，今鄜已平，延不孤立，若發國書，令夏人取之，猶掌中物耳。且國家之急，本在河南，此州路險地僻，轉餉甚難，河中雖迫於二鎮，實用武立功之地，北接汾、晉，西連同、華，地五千餘里，戶數十萬，若起漕運以通餽餉，則關內可剋期而定，關內既定，長河以南，在吾目中矣。吾年垂六十，老耄將至，一旦臥病牀笫，聞後生輩立功名，死不瞑目矣。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，是吾志也！」

秋九月，遂移軍河中。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，襲河中。天應知之，先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。澤勇而嗜酒，是夕，方醉臥林中，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。時兵燼後，守具未完，新附者爭縋而去，敵乘隙入。天應見火舉，知敵已入，奮身角戰，左右從者四十餘騎，皆曰：「吳澤誤我。」或勸西渡河，天應曰：「（先）先時人諫我南遷，[20]吾違眾而來此，事急棄去，是不武也。縱太師不罪我，何面目以見同列乎！今日惟死而已，汝等勉之。」少頃，敵兵四合，天應飲血力戰，至日午，死之。木華黎聞而痛惜焉。

子煥中，知興中府事；執中，行軍千戶；受中，興中府相副官。

初，天應死事時，弟天禹子佐中在軍中。伺敵少懈，倒抽其斧，反斫之，突城而出，趨

木華黎行營，求得蒙古軍數千，回與敵戰，敗之。木華黎嘉其勇，奏授金符，行元帥；尋詔將官各就本城，授興中府千戶。

子安琬，襲職，佩金符，從征大理，討李璮，皆有功。十三年，隆興之分寧叛，[21]行省檄安琬討之。賊背山而陣，安琬引兵出陣後，賊驚潰，退而距守。安琬揮兵直抵壘門，賊揚言曰：「願少容行伍而戰，死且不憾。」安琬從之，賊果出陣，安琬突陣而入，大呼曰：「吾止誅賊首，庸卒非我敵也。」手刃中賊背，生擒之。累功至右衞親軍副都指揮使，進階懷遠大將軍，賜金虎符，後授大同等處萬戶，領江左新附卒萬人，屯田紅城。

大德三年，李萬戶當戍和寧，親老且病，安琬請代其行，及還，以病卒。子居謙襲職，後改忠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。

移剌捏兒〈〔買奴　元臣〕〉[22]

移剌捏兒，契丹人也。幼有大志，膂力過人，沉毅多謀略。遼亡，金以為參議、留守等官，皆辭不受。聞太祖舉兵，私語所親曰：「為國復讎，此其時也。」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。帝召見，與語奇之，賜名賽因必闍赤。又問：「爾生何地？」對曰：「霸州。」因號為霸州元帥。

乙亥，拜兵馬都元帥，佐太師木華黎取北京，下高、利、興、松、義、錦等二十六城，破五十四寨，平利州賊劉四祿。及錦州賊張致兵勢方熾，且盜名號，木華黎命捏兒與大將烏也兒、桐斡兒合兵討之。致拒戰，捏兒出奇兵掩擊，斬致。木華黎第功以聞，遷龍虎衞上將軍、兵馬都提控元帥。繼取遼東西廣寧、金、復、海、蓋等十五城。興州監州重兒反，復與烏也兒討平之。帝遣使者詔之曰：「自汝效順，戰功日多，今錫汝金虎符，居則理民，有事則將，其勿替朕意。」

戊寅，從攻東平。辛巳，從攻延安。壬午，從圍鳳翔，先登，手殺數十人，左臂中流矢，創甚，裹創進攻丹、延。木華黎止之，對曰：「創未至死，敢自愛耶！」木華黎壯之，與所乘白馬。明日，介其馬，飾以朱纓，簡驍衞七百人，與金兵戰。木華黎乘高，見其馳突萬眾中，曰：「此霸州元帥也。」諸軍繼進，金兵敗走，丹、延十餘城皆降，遷軍民都達魯花赤、都提控元帥，兼興勝府尹。

癸未，從帝征河西，取甘、合、辛、蛇等州。師還，復從木華黎攻益都，下萊、膠、淄

等三十二城。戊子，得疾歸高州，卒。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、太尉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興國公，謚武毅。子買奴。

買奴，蚤從父習戰陣，初入見，太祖問曰：「汝年小，能襲父爵乎？」對曰：「臣年雖小，國法不小。」帝異其對，顧左右曰：「此兒甚肖乃父。」以為高州等處達魯花赤，兼征行萬戶。

庚寅，命攻高麗花涼城，監軍張翼、劉霸都殞於敵，買奴怒曰：「兩將陷賊，義不獨生！」趨出戰，破之，誅首將，撫安其民。進攻開州，州將金沙密逆戰，擒之，城中人出童男女及金玉器以獻，卻不受。遂下龍、宣、雲、泰等十四城。

癸巳，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直萬奴部，有功。未幾召還。興州趙祚反，土豪楊買驢等附之。帝命從親王察合台帥師討之，斬賊將董蠻等，圍買驢於險樹寨，三月不能下。買奴令健卒劉五兒，即寨北小徑上大樹，以繩潛引百人登寨，直前劫之，買驢投崖死，餘黨悉平。太宗即位，錄功，賜金鞍良馬。

乙未，從征高麗，入王京，取其西京而還，賜金鎖甲，加鎮國上將軍、征東大元帥，佩金符。復命出師高麗，將行，以疾卒，年四十。贈推誠效義功臣、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興國公，謚顯懿。子元臣。

元臣，別名哈剌哈孫，年十六入宿衛，應對進止有度，世祖謂丞相和魯火孫曰：「此勳臣子，非凡器也。」以為怯薛必闍赤，襲千戶，將其父軍。從伐宋，攻淮西，戍清口，取瓜洲，下通、泰，累有功。

至元十二年，從丞相伯顏平宋，進階武義將軍、中衛親軍總管，佩金虎符。十四年，只兒瓦台叛，圍應昌府，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。元臣以所部軍馳擊，只兒瓦台敗走，追至魚兒濼，擒之，公主賜賚甚厚，奏請暫留元臣鎮應昌，以安反側。居一歲，召至京師，遷明威將軍、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，還鎮應昌。又三歲，召還，加昭勇大將軍。十九年，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之，元臣辭曰：「臣家世清素，不敢自污。」帝嘉嘆不已。

二十二年，進昭毅大將軍，同僉江淮行樞密院事；行院罷，歸高州。帝親征乃顏，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見行在所，願效前驅。八年，移僉湖廣行樞密院，[23]時溪洞施、容等州蠻獠作亂，元臣親入其境，喻以禍福，賊首魯萬丑降。三十年，卒于官。贈安遠功臣、

龍虎衞上將軍、同知樞密院事，追封興國公，謚忠靖。子迪，中奉大夫、湖廣宣慰使都元帥。

耶律禿花〈禿滿答兒　忙古帶〉

耶律禿花，契丹人。世居桓州，太祖時，率眾來歸。大軍入金境，為嚮導，獲所牧馬甚眾。後侍太祖，同飲班（木）〔朮〕河水。[24]從伐金，大破忽察虎軍。又從木華黎收山東、河北，有功，拜太傅、總領也可那延，封濮國公，賜虎符、銀印，歲給錦幣三百六十匹。統萬戶扎剌兒、劉黑馬、史天澤伐金，卒于西河州。[25]

子朱哥嗣，仍統劉黑馬等七萬戶，與都元帥塔海紺卜同征四川，卒于軍。子寶童嗣，以疾不任事。朱哥弟買住嗣，而以寶童充隨路新軍總管。買住言於憲宗曰：「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諸城，當先定成都，以為根本，臣請往相其地。」帝從之，遂率諸軍往成都，攻嘉定，未下而卒。子忽林帶嗣，總諸軍，立成都府，卒于軍。以兄百家奴嗣。自朱哥至百家奴，並襲太傅、總領也可那延。

禿滿答兒者，百家奴之弟，忽林帶之兄也，常留中宿衞。後百家奴解兵柄為他官，乃授成都管軍萬戶，代將其軍。

至元十一年，從忽敦攻嘉定，修平康寨以守之。十二年，從汪田哥攻九頂山，[26]破之，殺都統一人，嘉定降。從忽敦徇下瀘、敍諸城，圍重慶，守合江口，又以舟師塞龍門濠，遏其援兵。十三年，瀘州叛，從汪田哥攻之。重慶遣兵援瀘，邀擊破之，獲七十人。瀘堅守不下，禿滿答兒夜率兵，攻奪水城以進，黎明，先登，入瀘城，克之，斬其將王世昌、李都統。復從不花圍重慶，守將張珏搏戰，敗之城下，重慶降。賜虎符，授夔路招討使，遷四川東道宣慰使，仍兼夔路招討，改同僉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，遷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。尚書省立，改行尚書省左丞，進右丞，卒。

忙古帶，寶童之子也。世祖時，賜金符，襲父職，為隨路新軍總管，統領山西兩路新軍。從行省也速帶兒征蜀及思、播、建都諸蠻夷，有功，陞萬戶。從攻羅必甸，至雲南，詔以其眾入緬，迎雲南王。金齒、白衣、答奔諸蠻，往往伏險要為備，忙古帶奮擊破之，凡十餘戰，至緬境，開金齒道，奉王以還，遷副都元帥。從諸王阿台征交趾，至白鶴江，與交趾偽昭文王戰，奪其戰艦八十七艘。又從雲南王攻羅必甸，破之。二十九年，入覲。

成宗即位，授烏撒烏蒙等處宣慰使，兼管軍萬戶，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。〔大德〕六年，烏撒、羅羅斯叛，[27]雲南行省命率師討平之。事聞，賜鈔三千貫、銀五十兩、金鞍轡及弓矢，以旌其功。九年，討普安羅雄州叛賊阿填，擒殺之。進驃騎衞上將軍，遙授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，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，卒于軍。至大四年，贈龍虎衞上將軍、平章政事，仍追封濮國公，謚威愍。子火你赤，襲萬戶。

王珣〈子榮祖〉

王珣字君寶，本姓耶律氏，世為遼大族。金正隆末，契丹窩斡叛，祖成，從母氏避難遼西，更姓王氏，遂為義州開義人。父伯俊。伯父伯亨無子，以珣為後。

珣武力絕人，善騎射，尤長於擊鞠。年三十餘，遇道士，謂珣曰：「君之相甚奇，它日因一青馬而貴。」珣未之信。居歲餘，有客以青馬來鬻，珣私喜曰：「道士之言或驗乎？」乃倍價買之，後乘以戰，其進退周旋，無不如意。又嘗行凌水濱，得一古刀，其背銘曰：「舉無不克，動必成功。」常佩之，每有警，必先鳴，故所向皆捷。

初，河朔兵動，豪強各擁眾據地，珣慨然曰：「世故如此，大丈夫當自振拔，否則為人所制。」乃召諸鄉人，諭以保親族之計，眾從之，推珣為長，旬月之間，招集遺民至十餘萬。歲乙亥，太師木華黎略地奚（霅）〔霫〕，[28]珣率吏民出迎，承制以珣為元帥，兼領義、川二州事。

丙子春，張致僭號錦州，陰結開義楊伯傑等來掠義州，珣出戰，伯傑引去。會致兄子以千騎來衝，珣選十八騎突其前，復令左右掎角之，一卒以鎗刺珣，珣揮刀殺之，其眾潰走，獲其馬幾盡。時興中亦叛，木華黎圍之，召珣以全軍來會，致窺覘其虛，夜襲之，家人皆遇害。及興中平，珣無所歸，木華黎留之興中，遣其子榮祖馳奏其事，帝諭之曰：「汝父子宣力我家，不意為張致所襲。歸語汝父，善撫其軍，自今以往，當忍耻蓄銳，俟逆黨平，彼之族屬、城邑、人民，一以付汝，吾不吝也。仍免徭賦五年，使汝父子世為大官。」珣以木華黎兵復開義，擒伯傑等，殺之。進攻錦州，致部將高益，縛致妻子及其黨千餘人以獻，木華黎悉以付珣，珣但誅致家，其餘皆釋之，始還義州。

丁丑，入朝，帝嘉其功，賜金虎符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、兵馬都元帥，鎮遼東便宜行事，兼義、川等州節度使。珣貌黑，人呼為哈剌元帥，哈剌，中國言黑也。從木華黎兵略山東，至滿城，令還鎮，戒之曰：「彼新附之民，恃山海之險，反覆不常，非盡坑之，終

必為變。」對曰：「國朝經略中夏，宜以恩信結人，若降者則殺，後寧復有至者乎！」遂還，以子榮祖代領其眾。甲申春正月卒，年四十八。

珣為政簡易，賞罰明信，誅強撫弱，毫髮無徇。子四人，榮祖襲。

榮祖字敬先，珣長子也。性沉厚，語音如鐘，勇力絕人。珣初附於木華黎，以榮祖為質，稍見任用。珣卒，襲榮祿大夫、崇義軍節度使、義州管內觀察使。從嗣國王孛魯入朝，帝聞其勇，選力士三人迭與之搏，皆應手而倒。欲留置宿衛，會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於遼東，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，遂命榮祖還，副撒里台進討之。拔蓋州、宣城等十餘城，葛不哥走死。金帥郭琛、完顏曳魯馬、趙遵、李高奴等猶據石城，復攻拔之，曳魯馬戰死，遵與高奴出降。虜生口千餘，撒里台欲散於麾下，榮祖屢請，皆放為民。方城未下時，榮祖遣部卒賈實穴其城，城崩被壓，眾謂已死，弗顧也。榮祖曰：「士忘身死國，安忍棄去。」發石取之，猶生，一軍感激，樂為效死。有言義人懷反側者，撒里台將屠之，榮祖馳驛奏辨，事乃止。

己丑，授北京等路征行萬戶，換金虎符。伐高麗，圍其王京，高麗王力屈，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納貢。進討萬奴，擒之。趙祁以興州叛，從諸王按只台平之。祁黨猶剽掠景、薊間，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，將行，榮祖曰：「承詔討逆人耳，豈可戮及無辜，宜惟抗我者誅。」大將然之，由是免死者眾。再從征高麗，破十餘城，高麗遣子綧入質。帝賜錦衣，旌其功。又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，降天龍諸堡，皆禁暴掠，民悅服之。破五里山城，請於主將，全其民，遂下甕子城、竹林寨、苦苫數島。帝嘉其功，賜以金幣，官其子興千戶，仍賞其部曲。移鎮高麗平壤，帝遣使諭之曰：「彼小國負險自守，釜中之魚，非久自死，緩急可否，卿當熟思。」榮祖乃募民屯戍，闢地千里，盡得諸島嶼城壘，高麗遣其世子倎出降，遂以倎入朝。

中統元年夏，詔榮祖詣闕，帝撫慰之曰：「卿父子勤勞於國，誠節如一。」進沿邊招討使，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，賜寶鞍、弓矢。還鎮，以病卒，年六十五。

子十三人，顯者（六）〔七〕人：[29]通，興中府尹；泰，權知義、錦、川等州總管；興，征東千戶；遇，襄陽路管軍萬戶；達，東京五處征行萬戶；廷，鎮國上將軍、中衛親軍都指揮使；璲，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。

校勘記

↑ 薛闍（舍）〔今〕為蒙古人矣　從北監本改。

↑ （示）〔永〕安　從北監本改。按前文作「永安」。

↑ 辛亥睿宗以石剌為國宣力者三代　據本書卷二太宗紀四年壬辰歲九月條及卷一一五睿宗傳，拖雷死於壬辰。又按本書卷三憲宗紀，辛亥為憲宗即位之年，上距睿宗死已十九年。「睿」當為「憲」之誤。新編已校。

↑ 〔黑馬元振元禮〕　道光本與本書原目錄合，從補。

↑ 鳳翔西（河）〔和〕沔州　按西河為汾州屬縣，列此地望不符。又按本書卷一二一按竺邇傳有「從圍鳳翔」，「分兵攻西和州」，「復由兩當縣出魚關，軍沔州」。此處「河」誤，今改。西和州，屬陝西鞏昌總帥府。新編已校。

↑ 元振字仲舉〈至〉時年方二十　蒙史卷五一云：「按黑馬舊傳，奉命守商州，在憲宗三年癸丑，請立成都，在七年丁巳。而元振舊傳云云，事實先後倒誤。又元振卒於至元十二年（丁）〔乙〕亥，年五十一，上數丁巳年三十三，再上數（甲寅）〔癸丑〕，年已二十九。舊傳乃云『時年方二十』，則年齡亦誤也。」

↑ 豈可以急而（乘）〔棄〕之　從殿本改。

↑ 〔德海侃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契丹渤海等諸國　此處「契丹」當指西遼。「渤海等諸國」，疑「渤」係「瀕」之訛。瀕海諸國當指寬定吉思海諸國。疑此處既誤「瀕」為「渤」，乃又誤增「等」字。

↑ 乞則里八海　「乞則里八」，劉郁西使記作「乞則里八寺」。此傳地名多本於西使記，當脫「寺」字。蒙史從祕史，改作「乞濕渺八失納兀兒」。

↑ （凌風）〔風陵〕渡寨　據本書卷一九三忠義傳所見改正。

↑ （檐）〔擔〕寒山　據劉郁西使記改。按世界征服者傳語音，作「檐」誤。

↑ （卜）〔火〕者納失兒　據劉郁西使記改。按此人見于世界征服者傳。蒙史已校。

↑ 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西戎大國也　按劉郁西使記，此傳下文皆指征伐報達事，「西戎大國」上當有脫文。新編改作「至北印度乞石彌部，忽里算端降。又西至報達國」。

↑ 勝兵數（千）〔十〕萬　據劉郁西使記改。新編已校。

↑ （大）〔天〕房　劉郁西使記有「報達之西，馬行二十日，有天房」。據改。按天房即穆斯林聖地麥加。

↑ 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　按密昔兒係埃及自稱之名。由天房至密昔兒，其道里當以千里計。新編改「十」為「千」，較當。

↑ （二）〔三〕年二月　道光本與本書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己丑、五月癸亥條及本書卷一四八嚴實傳附嚴忠嗣傳合，從改。

↑ 河〔中〕　下文有「或諫曰：『河中雖用武之地』」，據補。元書已校。

↑ （先）先時人諫我南遷　從北監本刪。

↑ 十三年隆興之分寧叛　按本書卷一六八陳祐傳附陳天祥傳，事在至元十三年。「十三年」上當有「至元」二字。蒙史已校。

↑ 〔買奴元臣〕　道光本與本書原目錄合，從補。

↑ 八年移僉湖廣行樞密院　「八年」上有脫文。按本書卷一六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乙酉、四月乙未條，是年立四行樞密院，湖廣其一。蒙史作「二十八年」，是。

↑ 後侍太祖同飲班（木）〔朮〕河水　本書卷一二八土土哈傳作「班朮河」，據改。

↑ 西河州　疑「河」為「和」字之誤。參看本卷校勘記[五]。

↑ 汪田哥　按本書卷一五五汪世顯傳附汪良臣傳，攻九頂山者為汪良臣，時汪田哥已死。「田哥」當作「良臣」。下同。

↑ 〔大德〕六年烏撒羅羅斯叛　據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招捕補。蒙史已校。又按經世大典序錄招捕，烏撒、羅羅斯部起兵反元及其被鎮壓，均在大德五年。疑「六」為「五」之訛。

↑ 木華黎略地奚（霅）〔霫〕　按奚霫之地即西喇木倫河流域，「霅」誤，今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子十三人顯者（六）〔七〕人　下文已列舉七人名及其官職，據改。元書已校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